

世界小姐與二十一世紀社會主義

《共誌》第四期，2012.6（7月），頁 48-54。

馮建三

所有國家，都是同中有異，委內瑞拉獨步全球的表現，有三。一是 1975 年創設的 *El Sistem*，直接翻譯是「系統」，實際是「社會行動音樂」，通過（古典）音樂的推廣及其教育，正面變化中低階層青少年的生命軌跡。由於成效良好感人，不但拉美鄰邦仿效，海外許多國家包括北美西歐，無不交相讚譽。

另兩個特殊之處是，委內瑞拉「盛產」世界小姐，委內瑞拉也在建構「二十一世紀社會主義」。

「地球小姐」（Miss Earth）的選拔雖然資淺，2001 年方當起步，但提倡環境保育、減量消費的意識，讓人對這個後起之秀肅然起敬。迄今 11 位地球小姐，分佈均勻，亞洲、非洲、歐洲、北美與南美都有，委內瑞拉拔得頭籌一次，不算突出。

不過，眼光如果放到另三個歷史悠久的選美大會，委內瑞拉就顯得鶴立雞群了。無論是英國倫敦作為基地，起自 1951 年的「世界小姐」（Miss World）；或是美國的「環球小姐」（Miss Universe, 1952）；還是基本上都在日本舉辦的「國際小姐」（Miss International, 1960），委國剛好都取得 6 年次的后冠，累計 18 次，遙遙領先亞軍的美國（13 次）。

舉世第一的選美成績順應了主流價值，是對資本主義體制的臣服；何況，風風光光的選美，突出委國僅佔 21% 的歐裔子女，形同黯淡了絕大多數的人口。所幸，委內瑞拉另有一項世界記錄，恰巧相反，它逆流而上，在冷戰結束、實存社會主義陣營潰敗、歷史終結號稱終結二十餘年的當下，委國宣稱其現在與未來的行進方向，就在建構「二十一世紀社會主義」。兩種對立的世界第一，同時存在於委內瑞拉，關鍵人物是雨果·查維茲（Hugo Chavez）。

委內瑞拉的二月事件

1940 年，委內瑞拉晉身世界最大石油輸出國，到了 1970 年，沙烏地阿拉伯取方始而代之，委國目前仍位居第五大。1958 年，委內瑞拉兩大政黨談好條件，輪流作莊，就地瓜分石油富源。這個「民主約定」的代價是選舉有名無實，持續 40 年。1983 年 2 月油價大幅下跌，經濟活動快速滑落、貨幣貶值，貧富差距急

速惡化。1989 年，委國政府接受「國際貨幣基金會」疏困方案的條件，財政緊縮、公共支出大幅刪減，民怨及隨之而來的抗議行動四起，軍警在 2 月 27 與 28 兩日鎮壓首都加拉卡斯及近郊的人群，死亡人數低估是 396 人，但另有人認為超過 3 千。這次殺戮對於查維茲等年輕軍官是一大刺激，軍人保國衛民，現在槍口對內！

三年後，又是 2 月，38 歲、已是上校的查維茲發動政變，總統招降，他應允，但要求通過電視，向民眾講演。他說，起義的訴求雖然落空，但失敗「只是暫時」。一分鐘的號召，查維茲頃刻成為全國英雄，民眾對政治建制的不滿有增無已。11 月底另一群軍官政變，再度敗陣。

入獄兩年後，委國再次大選，新任總統以不再重返軍旅為條件，開監放人，查維茲回返政治圈，主流媒體少見聞問，地方鄰里小報及傳媒倒是甚為殷切，寄以厚望。此時，委國經濟情勢每況愈下，聯合國統計顯示，至 1997 年，也就是查維茲獲得推舉，代表新政黨角逐大位的 1997 年，人均所得已經從 1990 年的 5192 跌至 2858 美元，貧窮人口從 1980 以來也增加了 17.65%，兇殺及其他罪案是 1986 年的兩倍，在首都一帶尤其慘烈。1998 年底，他以 56% 選票當選總統。1999 年，依舊是 2 月，查維茲就職，隨即史無前例地提出修憲公投之議，4 月 25 日，88% 民眾投票贊成；再過 3 個月，負責修憲的立委 131 席產出，其中佔人口 1% 的原住民取得 5 席次（3 席是保障名額），參選的 1171 人雖有超過 9 成來自反對黨，支持查維茲的各種組合仍取得 125 席！8 月 3 日修憲大會召開，12 月新憲法公投，半數棄權，但投票者有 72% 支持。

改革與反撲

進入新世紀，查維茲政治支持度扶搖直上。2000 年 7 月，依據新憲再選總統，59.8% 選民力挺。現在，全國計已增加至 165 席次的立委、23 位省長與 337 市長，其中，分別有 104 席立委、17 位省長與約半數市長可以歸為查派。次年底，新政府創立 49 個法律並付諸執行。其中，《土地法》表明即將在 2004 年推動土地改革；《碳氫化合物法》阻卻石油公司私有化，另準備從 2004 年起，將石油營運商權益金從 1% 提高至 16.6%（後來在 2006 年 10 月再提高到 50%，在這段期間，台灣報端曾說〈委國搶油 中油擬訴諸仲裁〉）；《漁業法》則有利於中小型魚戶或公司。三法的總合效應是，委國菁英優勢階層囊括數十年的經濟利益，有史以來首度遭到威脅。

然而，菁英好日子過得久，無法認知，或是不肯承認自己過去一直享受優厚、但不公平的特權，他們反倒怪罪不算激烈的矯正措施。2002 年以後的動盪政局，根源在此。

再次，又是 2 月，查維茲在 25 日任命國營石油公司 PDVSA 新董事會，一舉拔除霸佔該職務多年的傳統菁英，他們、PDVSA 管理階層及外資的緊密臍帶，就此中斷。代表資方的總公會，原本就是先前執政半世紀、如今在野的政黨之人幕之賓，總工會 CTV 歷來也是親近 PDVSA 的舊董事會。現在，為了對付查維茲政權，算是閹雞工會的 CTV 逞其餘勇，不但不與資方衝突，反而合作無間，到了 4 月 9 日，更是罷工響應資方推倒查維茲的訴求！

情勢快速變化，新舊力量湧向大街，示威與反示威對峙僵持，一切悉如反政府派所設計的腳本，4 月 11 日，政變如期登場，馬到成功。發動政變的人帶走總統，原已知情並穿梭其間的美國，現在很快地承認新的造反派，也就是與其關係良好的昔日菁英。他們非法「推翻」了民選政權，山姆大叔立刻認可其為合法政府。美國與這些菁英沒有想到的是，負責看管查維茲的低階軍官接獲親友手機來電，得悉了實情之後，他們拒絕將查維茲送出境外，更不肯加害。說時遲那時快，支持查維茲的總統府衛隊迅速表明，政變者若不離開總統府，他們將開敞大門，放入麀集的人群。未幾，政變戲劇化地失敗，查維茲返抵。混亂中，17 人喪命街頭，雙方人馬都有。政變前數個月，已經進入委內瑞拉拍攝紀錄片的愛爾蘭團隊，意外地忠實攝製了整個豬羊變色的過程，曾以《驚爆 48 小時》為名在公視播放。時代可能是進步的，1973 年 9 月 11 日，智利軍事強人在美國羽翼下，派飛機轟炸民選的社會主義總統阿葉德（Allende, Salvador），政變功成而戕害千萬智利平民的往事，今朝不再能夠得逞。

在野朋黨未因政變落空而退卻或遭重罰，他們逍遙法外，以台灣或任何民主政體的眼光視之，應該都很難理解箇中緣由，是因為舊勢力的盤根錯節，太過深廣嗎？他們更不會因為失利以致「懷憂喪志」，反對勢力「不屈不撓」、繼續出招。政變失敗八個月後，也就是 2002 年 12 月，他們號召總罷工，特別針對委國命脈石油業，與此同時，舊的統治階級要求查維茲辭職。最後，查派發起更大規模的動員，另一批基層石油工人登場，作為重要的委國經濟命脈之石油生產，這才得以局部運轉。在紛擾的罷工與反罷工過程，許多社區民眾與軍方人馬加入勤王陣容。有了這些協作，食品供應得以沒有停擺，為期九週的罷工終告崩盤。這次，再不懲處就是縱容，就是養虎遺患。查維茲上台以後，第一次，迄今也是唯有這麼一次整肅國營事業員工的行動登場，參與罷工的 1 萬 8 千名管理、行政及技術員工，請你走路。

這場罷工在 2003 年 2 月告終，但反對勢力未被擊潰，在野勢力堅不雌服。不但頑強，他們更利用新憲法創設的罷免權，先訴求後行動，提出罷免總統的公投案。2004 年 8 月 15 日公投的結果出爐：59% 選民反對。第三次擊退舊勢力的查維茲毫不志得意滿，他在進取中鞏固成果。當年 10 月底，查派在地方選舉大有斬獲，攻佔省長 21 位，反對者只得 2 位，市長比例從 5 成增加到 7 成。11 月，查維茲

主辦高層工作坊，所有支持他的新科市長與省長齊聚討論後，聯手推出「新策略路徑圖」(New Strategic Map)。

「二十一世紀社會主義」登場

經過工作坊的內部討論、辯論及凝聚共識之後，查維茲在 2005 年元月參加第五屆「世界社會論壇」，地點是巴西阿雷格里港 (Porto Alegre)。面對現場 1 萬 3 千人，以及直視運動場外大螢幕的 5 千人，查維茲首次宣布委國的前途，就在追求與建構「二十一世紀社會主義」。現場人士熱淚盈眶，人類前途低迷數十年、公正民主自由的進步動能不進反退，查維茲從 1998 年秉持拉美傳統的民粹與民族主義訴求與凱因斯經濟模式，走了 6 年，雖然有些革新，仍在國家資本主義的叢林打轉，卻已無法見容於舊有勢力，至此，委內瑞拉如同當年卡斯楚在古巴革命後兩年，因美國封鎖、入侵，致使不得不進入轉捩點，積極邁向另一模式。社會主義的宣告，「可能如同許多左派的想法，終究只是毫無意義的概念。但是，當下此刻，這個概念既是不確定的反映，也是願景的許諾，尚在試驗、猶待步步為營地爭取。」

有人審慎地振奮，另有人不解、焦慮、憤怒。年初的這場「出櫃」，證實了固有勢力的「預言」，真正是人以情境為真，則其結果為真！2005 年底，委國選立委，南北美洲國家除古巴外都是其會員的「美洲組織」，再加上「歐洲聯盟」，派遣陣容龐大的觀選團，亦即監督大選。但是，委國所有反對黨聯合杯葛，致使投票率僅略高於 25%，但既有國際團隊的監督，選舉之乾淨與合法並無爭議，反對派集體杯葛致使所有 165 席次，盡入查維茲陣營。

2006 年 4 月，鼓勵、提倡參與民主的《共同社區議政法》施行，相關人可以自己設定地理區，少則 10 戶 (原住民)、20 戶 (鄉村)，多則 200-400 戶 (都會) 就可成區，在區內 30% 成人與會討論並民主多數決之後，就可決定專屬於本社區的任何事務 (從微型金融合作社、造橋鋪路...至電台)。除鼓勵社區志工參與及自行募款，各級政府亦對這些社區提供財政等協助，如該法通過後 8 個月，次 (2007) 年中央政府預算 530 億就有 1 億美元撥付這類社區。再者，查維茲並在元月宣布另移撥 50 億美元予以支持，到了 2007 年 3 月，也就是法律通過後 1 年，這類議政區已有 1 萬 9500 個，2011 年約有 3 萬個。

黨的重新打造

2006 年 12 月總統大選，查維茲以 63% 獲連任。次年 3 月查維茲公告計畫，表示擬逐步推動政黨協商與整合至 11 月。這個組織的再造與重整，雖有合縱連橫的盤算，卻亦有協力交心、存異會同之心，經過這番努力，終於有了「聯合社會主義黨」(United Socialist Party of Venezuela, PSUV) 的成立，黨員 570 萬，由 11 政黨組成，佔 46% 選票，另有同樣支持「玻利維亞革命」(Bolivian Revolution)，

但選擇不加入 PSUV 的若干政黨（佔 16.5%，包括奉行馬列主義、1931 年建黨的共產黨）。

2007 年元月，查維茲勾勒走向社會主義的「五大動能」。首先是被私有化的重要產業，必須重新國有化，包括電信公司 CANTY、首都加拉卡斯電力公司、最大鋼鐵廠 SIDOR。其次是 8 月 15 日的修憲案，有 33 條款，立法院於 9 及 10 月討論後另提 36 條款，最後有 69 條在 12 月付諸公投。其中，9 成多涉及走向社會主義所需的內政改革（如工時由 8 減至 6 小時、投票年齡由 18 降至 16 歲、取消中央銀行的自主性...等等）。但是，海內外傳媒對於這些民生議題，並不關注，反而集中於抨擊行政首長（總統，不含省長與市長）若勝選可無任期限制等 5 項條文。這些建制傳媒設定了議程，對於英法德...等內閣制國家首相亦無任期限制的事實，它們鮮見相提並論；修憲的真正意義，如業已啟動年餘的前述參與民主之建設，得不到彰顯。反之，查維茲要搞萬年獨裁、威權的形象，如同緊箍咒，卻與修憲大業如影隨形，致使查維茲 1998 年參選以來，首次在 12 月嚐到敗績，約 56% 有選舉權的人前往投票，支持修憲者是 49.29%，反對者險勝 1.4%。

2008 年初，1681 人參與為期近 2 個月的 PSUV 第一屆全國代表大會，查維茲獲選為主席，其後，該黨與先前盟友關係轉壞，查維茲甚至指控委共「說謊，會從政治版圖消失」。不過，或許是組織形式整合有成，或許是修憲內容從 69 條減少至 5 項，選民更能一目了然，2009 年 2 月的修憲在 7 成投票率下，以 54% 過關，諷刺或饒富意味的是，這 5 項非關任何社會主義的實質內涵，而是一年多前，備受反對勢力抹黑的任期規定，現在，若能勝選，委國地方至中央的政治首長，連選得無限期連任，除非敗選！2010 年 4 月 PSUV 召開特別大會，凝聚黨的「總體共識」於社會主義、人道主義、馬克斯主義、愛國主義、國際主義，對內力主黨內民主，對外捍衛參與式民主。9 月，曾在 2005 年抵制選舉的各反對陣營，此番不再托大，業已組成「民主聯盟」(the Coalition for Democratic Unity, MUD)，首度與 PSUV 對決，在 66% 投票率下，PSUV 得 48.2% 選票與 96 席（委共另得 3 席），MUD 是 47.17% 與 64 席。黨的交鋒之後，就是黨魁角逐大位之戰。2011 年 6 月，首次傳出查維茲罹患癌症的新聞，2012 年 2 月，MUD 在初選後，推出 39 歲的米蘭達（H. C. Radonski），將在 10 月爭取總統寶座。耐人尋味的是，他「自稱是中間偏左的溫和進步派」。

查維茲能有明天嗎？

氣勢洶洶，聯合 CIA 發動政變、罷工、罷免與罷選的反對者，竟能捨棄昔日定位，不惜「屈尊俯就」而肯定「左」的符號象徵與價值，不是小事。這或許可以作為旁證，說明委內瑞拉歷經 10 多年的變化，內政改革已見成效，順此延伸，意識領導權的建樹才有可能。以言經濟，不平等逐年降低，石油富源不再中飽特權，通貨膨脹確實不低，1999-2010 年平均達 23.9%，但此前 11 年（1987-1998）

是 53.9%。以言醫療健保、教育與其他社會文化生活，改善顯著，免費問診 9 年達 7451 萬人次；以言政治，不單只是選舉，草根參與模式已在委國強化，甚至生根。

當然，委內瑞拉從 1999 年的徘徊輾轉，到了 2005 年才矢志邁向「二十一世紀社會主義」，在國際情勢與國內走資的經濟與文化勢力敵對下，不可能在六年內就脫胎換骨。查維茲屢屢反擊美國，指委內瑞拉居高不下的犯罪率，是前文所說，根源於 1980 年代惡質資本主義的「遺產」。同理，存在數百年體制的更多不良制度、習性與慣性，百年能予根除就算迅速，何能求其六載盡去？委國在三大資本選美盛會，奪得 18 次后冠，7 次是在查維茲掌權期間，不也是另一個有趣的巧合與指標嗎？姓資姓社還會長期並存。一因 PSUV 組成的異質；二為海內外主流傳媒因恐懼查維茲姓社的有限成績，或將逐漸鬆動姓資的意識領導，是以刻意或意識形態作祟下，誤認與曲解查維茲，致使姓社成分獲得認知與滋潤的空間，為之萎縮。最後，政變的陰影始終存在。美國資本及其國家機器聯手委內瑞拉舊的、失去政權十多年的統治菁英，是不是還會反撲，甚至製造「合適的時機」，再次發動政變？2002 年，他們在委內瑞拉失敗了，但 2009 年卻在宏都拉斯勝出了。未來，無論是 2009 年宏都拉斯的「溫和」政變，或是 1973 年智利的殘暴政變，能說都是明日黃花，永不再來嗎？